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鏡花緣  
第二十五回 越危垣潛出淑士關 登曲岸閑游兩面國

話說徐承志因唐敖問他婚姻之事，不覺垂淚道：「伯伯若問妻室，姪兒今生只好歸居一世了。」唐敖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徐承志走到門外望了一望，仍舊歸位道：「此處這個駙馬，性最多疑。自從姪兒進府，見我膂力過人，雖極喜愛，恐是外國奸細，時刻隄防，甚至住房夜間亦有兵役把守，虧得眾同事暗暗通知，處處謹慎，始保無虞。後來駙馬意欲作他膀臂，收為心腹，故將宮娥司徒嫵兒許配為婚，以安姪兒之心。眾同事都道：『駙馬如此優待，一切更要留神，將來設或婚配，宮娥面前，凡有言談，亦須仔細。誠恐人心難測，一經疏忽，性命不保。』誰知今春夜間，嫵兒忽來外廂，再三勸我及早遠走，此非久戀之鄉，莫要耽擱自己之事，說罷去了。姪兒足足籌畫一夜；次日告知眾同事，眾人都說：『明係駙馬教他探你口氣，若不稟明，必有大禍。』姪兒因將此話稟知。後來聞得嫵兒被責，因內外相隔，不知真假。不意數日前此女又來勸我急急改圖。姪兒忖度一夜，次日又同眾人商議，仍須稟知為是。不料稟過後，駙馬竟將嫵兒著實毒打，發媒變賣。這才曉得此女竟是一片血心待我。兼且春天為我被責；今不記前仇，不避禍患，又來苦口相勸。所謂『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嫵兒』。如此賢德，姪兒既不知感，反去恩將仇報，仍有何顏活在人世！姪兒在此投軍，原因一時窮乏，走頭無路，暫圖餬口。那知誤入羅網。近來屢要逃歸，面投血書，設計勤王，以承父志。無如此處關口盤查甚嚴，向例在官人役，毋許私自出關，如有不遵，梟首示眾。姪兒在府將及三年，關上人役，無不熟識，因此更難私逃。連年如入籠中，行動不能自主。前者賢德妻子雖盜令旗一枝，彼時適值昏憤，亦呈駙馬，後悔無及，此時妻子不知賣在何處！」不覺哽咽起來。唐敖道：「此事姪媳雖是一片血心，親賢姪處此境界，不能不疑，無怪有此一番舉動。幸喜姪媳無恙。」因將嫵兒各話說知。徐承志這才止淚，拜謝救拔妻子之恩。

唐敖道：「關上如此嚴緊，賢姪不能出去，這卻怎好？」徐承志道：「姪兒連年費盡心機，實無良策。此時難得伯伯到此，務望垂救！倘出此關，不啻恩同再造。將來如有出頭之日，莫非伯伯所賜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每見靈樞出關，從不搜檢，此處雖嚴，諒無開棺之理。為今之計，何不假充靈樞，混出關去，豈不是好？」徐承志道：「此計雖善，倘關役生疑稟知，定要開棺，那時從何措手？此事非同兒戲，仍須另想善策。況駙馬稽查最嚴，稍有不妥，必致敗露。」唐敖道：「關上見了令旗，既肯放出，莫若賢姪仍將令旗盜出，倒覺省事。」徐承志道：「伯伯！談何容易！他這令旗素藏內室，非緊急大事，不肯輕發。前者姪媳不知怎樣費力才能盜出。此時既無內應，姪兒又難入內，令旗從何到手？」

林之洋道：「據俺主意：到了夜晚，妹夫把公子馱到背上，將身一縱，跳出關外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又簡便，又爽快，這才好哩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唐兄只能攬高，豈能負重？若背上馱人，只怕連他自己也難上高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前在麟鳳山，俺聞妹夫說身上負重也能攬高，難道九公忘了麼？」唐敖道：「負重固然無礙，惟恐城牆過高，也難上去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只要肩能馱人，其餘都好商量。若慮牆高，好在內外牆根都是大樹，如果過高，唐兄先攬樹上，隨後再攬牆上，分兩次攬去，豈不大妙？」

唐敖道：「此事必須夜晚方能舉行。若賢姪領我們到彼，先將道路看在眼內，以便晚上易於下手。」徐承志道：「不知伯伯何以學得此技？」唐敖把躡空草之話告知。當時算還茶錢，出了茶館。徐承志由僻徑把三人暗暗領到城角下。

唐敖看那城牆不過四五丈高，四顧寂然，夜間正好行事。林之洋道：「如今這裡無人，牆又不高，妹夫就同公子操練操練，省得晚上費手。」唐敖道：「舅兄之言甚善。」於是馱了徐承志，將身一縱，並不費力，輕輕攬在城上。四處一望，惟見梅樹叢雜，城外並無一人。因說道：「賢姪萬處可有緊要之物？如無要物，我們就此出城，豈不更覺省事？」徐承志道：「小姪自從前歲被人撬開房門，惟恐血書遺失，因此緊藏在身，時刻不離，此時房中別無要物，就求伯伯速速走罷。」唐敖隨向多、林二人招手，二人會意，即向城外走來。唐敖將身一縱，攬下城去。徐承志隨即跳下。走了多時，恰好多、林二人都趕到，一齊登舟揚帆。

徐承志再三叩謝。唐敖進內把徐承志前後各話說了，嫵兒才知丈夫卻是如此用意，於是轉悲為喜。唐敖即將賣契燒燬。來到外艙，與徐承志商量回鄉之事。多九公道：「此時公子只好暫往前進，俟有熟船，再回故鄉，彼此才能放心。」徐承志點頭。

走了幾日，到了兩面國。唐敖要去走走。徐承志恐駙馬差人追趕，設或遇見，又費唇舌，因此不去。多九公道：「此國離海甚遠，向來路過，老夫從未至彼，唐兄今既高興，倒奉陪一走。但老夫自從東口山趕那肉芝，跌了一交，被石塊墊了腳脛，雖已痊癒，無如上了年紀，氣血衰敗，每每勞碌，就覺疼痛，近來只顧奉陪暢游，連日竟覺步履不便。此刻上去，倘道路過遠，竟不能奉陪哩。」唐敖道：「我們且去走走。九公如走得動，同去固妙；倘走不動，半路回來，未為不可。」於是約了林之洋，別了徐承志，一齊登岸。走了數里，遠遠望去，並無一些影響。多九公道：「再走一二里，原可支持，惟恐回來費力，又要疼痛，老夫只好失陪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聞九公帶有跌打妙藥，逢人施送，此時自己有病，為甚倒不多服？」多九公道：「這怪彼時少吃兩服藥，留下病根，今已日久，服藥恐亦無用。」

林之洋道：「俺今日匆忙上來，未曾換衣，身穿這件布衫，又舊又破。剛才三人同行，還不理會。如今九公回去，俺同妹夫一路行走，他是儒巾綢衫，俺是舊帽破衣，倒像一窮一富。若教勢利人看見，還肯睬俺麼？」多九公笑道：「他不睬你，你就對他說：『俺也有件綢衫，今日匆忙，未曾穿來。』他必另眼相看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他果另眼相看，俺更要擺架子說大話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說：『俺不獨有件綢衣，俺家中還開過當舖，還有親戚做過大官。』這樣一說，只怕他們還有酒飯款待哩。」說著，同唐敖去了。

多九公回船，腿腳甚痛，只得服藥歇息，不知不覺，睡了一覺。及至睡醒，疼痛已止，足疾竟自平復，心中著實暢快。正在前艙同徐承志閑談，只見唐、林二人回來，因問道：「這兩面國是何風景？為何唐兄忽穿林兄衣帽，林兄又穿唐兄衣帽？這是何意？」唐敖道：「我們別了九公，又走□餘里，才有人煙。原要看看兩面是何形狀，誰知他們個個頭戴浩然巾，都把腦後遮住，只露一張正面，卻把那面藏了，因此並未看見兩面。小弟上去問問風俗，彼此一經交談，他們那種和顏悅色、滿面謙恭光景，令人不覺可愛可親，與別處迥不相同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他同妹夫說笑，俺也隨口問他兩句。他掉轉頭來，把俺上下一望，陡然變了樣子：臉上冷冷的，笑容也收了，謙恭也免了。停了半晌，他才答俺半句。」多九公道：「說話只有一句，兩句，怎麼叫做半句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他的說話雖是一句，因他無情無緒，半吞半吐，及至到俺耳中，卻只半句。俺因他們個個把俺冷淡，後來走開，俺同妹夫商量，俺們彼此換了衣服，看他可還冷淡。登時俺就穿起綢衫，妹夫穿了布衫，又去找他閑話。那知他們忽又同俺謙恭，卻把妹夫冷淡起來。」多九公歎道：「原來所謂兩面，卻是如此！」

唐敖道：「豈但如此！後來舅兄又同一人說話，小弟暗暗走到此人身後，悄悄把他浩然巾揭起。不意裡面藏著一張惡臉，鼠眼鷹鼻，滿面橫肉。他見了小弟，把掃帚眉一皺，血盆口一張，伸出一條長舌，噴出一股毒氣，霎時陰風慘慘，黑霧漫漫，小弟一見，不覺大叫一聲：『嚇殺我了！』再向對面一望，誰知舅兄卻跪在地下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唐兄嚇的喊叫也罷了，林兄忽然跪下，這卻為何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同這人正在說笑，妹夫猛然揭起浩然巾，識破他的行藏，登時他就露出本相，把好好一張臉變成青面獠牙，伸出一條長舌，猶如一把鋼刀，忽隱忽現。俺怕他暗處殺人，心中一嚇，不因不由腿就軟了，望著他磕了幾個頭，這才逃回。九公！你道這事可怪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諸如此類，也是世間難免之事，何足為怪！老夫癡長幾歲，卻經歷不少。揆其所以，大約二位語不擇人，失於檢點，以致如此，幸而知覺尚早，未遭其害。此後擇人而語，諸凡留神，可免此患了。」

當時唐、林二人換了衣服，四人閑談。因落雨不能開船。到晚，雨雖住了，風仍不止。正要安歇，忽聽鄰船有婦女哭聲，□分慘切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